

刘巽达 家庭社会系列

鹰线 夜热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快餐丛书

夜 鷹 熱 線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C I 257
676

文化快餐丛书 / 刘巽达家庭社会系列

夜鹰热线

刘巽达著

策 划：古 音

责任编辑：阮光页

终 审：林炯如

装帧设计：姜 明 周艳梅

出版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200062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25

插 页：3

字 数：15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本

书 号：ISBN7-5617-1461-0/I·138

定 价：10.30 元



王玮与本书作者刘巽达在东方电台直播室



“夜鹰迷”争相请王玮签名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夜鹰热线》



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中为编辑学仁



王玮在“归家”途中

小序

因了东方电台《夜鹰热线》节目，许多人记住了“迅达”这个名字——从此，我开始正式使用这个朗朗上口的笔名。每当署下“迅达”这个笔名时，眼前就闪过一个个难忘的深夜，心中就腾起一种崇高的感觉。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肃然的庄严体验，坐在直播室里，你就会产生一种使命感，你会觉得大千世界与你休戚相关，你甚至觉得肩负拯救人类的使命。我这样说似乎显得有点矫情，有点自作多情，但彼时彼地，你的感受就是这样。尤其当你在电台传达室里面对一双双期盼和崇敬的眼睛，用有力的握手向对方传达一种承诺时，那种崇高的感觉，是“幸福”二字所不能概括的。你深知，你的一举一动，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权者”的形象，善良朴实的市民们就是通过你的握手和承诺或者一道诚恳的目光来评判“当权者”的，他们对大众传媒的期望和要求远远超过它所能承受的负载能力，我们无法狠下心来告诉他们自己的渺小和微薄，唯有努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一切，才能对得起他们的目光和自己的良心。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日子我拿着难以想象的低报酬（尚不够我两三次低级别的“宵

小序

夜”)而依旧干得不亦乐乎的真正动因。我珍惜和在乎那一份感受。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深夜直播谈话节目,《夜鹰热线》是成功的。它能够让更多的听众在彼时彼刻感同身受地谛听和参与节目,并为之深刻地动情,作为该节目的编辑,我感到一份光荣。当我和主持人一起来到广大听众中间,“享受”着人们的热烈欢迎,“应付”着一个个签名的恳求时,我觉得生活对我是那么的厚爱。我不是在乎那一份虚荣,而是在乎那一份重视,因为它告诉我,只有为人们所需要的付出才是有价值的。我似乎隐约触摸到了生活的真义。

我想,《夜鹰热线》是值得用一本书纪念的。

作者

目 录

王玮和“夜鹰迷”	1
王玮其人	6
说自己的话	11
“夜鹰迷”	18
 急救中心	27
现场指挥战斗	27
找人！找人！	31
呼叫！呼叫？	38
解难，要紧的不是结局	45
SOS!	53
 情感通道	66
不幸的婚姻	66
爱，走投无路	75
浓浓的惆怅	90
困惑之情（1）	100
困惑之情（2）	113
困惑之情（3）	129
困惑之情（4）	142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	154
 大众舞台	169
赌博，千夫所指	170

目 录

人格与国格.....	178
空中大会.....	185
名人与凡人.....	191
附录一：第三者自述.....	195
附录二：驿动少女心.....	211

王 玮 和 『 夜 鹰 迷 』

对大上海来说,1992年10月28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播。远东大都市的上空,盘旋回荡起略略生涩而新鲜的声音。人们似乎还来不及准备,便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完完全全被这小匣子里发出的声音震慑住了。什么?电台居然不再只是你播我听,咱平头百姓也可以堂堂正正做一回电波的主人?只要拎起电话听筒,拨动两个神奇的电话号码——3230111 或 3230666,你就有了一次让成千上万人听到你声音的机会。你可以为你所喜爱的人点歌,你也可以参加一次有意义的讨论,你甚至可以尽情倾诉你的烦恼,并期待他人对你有所帮助……从午夜零点到下一个午夜零点,从白昼到黑夜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东方电台始终不倦地陪伴着每一位听众。而且,全部都是“现场直播”!那时节,人们心头涌出多少热情、多少温馨、多少欢欣啊!用一些听众的话说:“简直天天在过节!”

一时间,上海刮起了一阵“东方旋风”。东方电台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热门话题,车厢里谈,办公室里谈,朋友聚

会时也谈。奔驰在马路上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把旋钮固定到东方台的 792 千赫上,并成为东方电台的“义务推销员”;到闵行开发区上班的大型客车里的乘客一致要求司机打开东方台,以解他们旅途的寂寞;银河宾馆的老总不得不出来干涉他的员工,在黑板上赫然写道:上班时间不准听东方台!有位大学生说,我从早到晚每时每刻捧着收音机,像着魔似的丢不开它,真担心耽误学业;有位作家“埋怨”东方台:他家中的小保姆迷上了深夜“相伴到黎明”节目,第二天早上起不了床,害得他的公子上学迟到;市百一店、华联商厦等大型商店一向滞销的半导体收音机的销售量上升了 150%,宝山等地区便携式收音机销售一空;上海一家报纸这样写道:“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冷,但东方台却是越炒越热。”新加坡有一家公司,与东方台订好了二十万元广告合同,临时,公司老板来到上海,他让经理先慢慢签合同,他自己到和平饭店问服务员:最喜欢哪个电台?服务员异口同声回答是东方台,他又去问出租车司机,也得到同样的回答。回宾馆后,他马上下指令,立即与东方台签定合同。

新闻媒介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东方电台进行了宣传报道,连海外同行也注目东方电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本共同社、德国柏林日报、美国世界日报、加拿大华侨新报、香港亚洲周刊、香港电台、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东方日报等纷纷采访、报道了东方电台。

人们没有想到,一家电台的产生,居然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它几乎在精神意义上重塑了上海形象。千千万万的

王玮和“夜鹰迷”

听众用他们的热情刮起了这股“东方旋风”。我们突然发现，大上海不乏热情，人们饱满的热情只是因为缺乏催发和激荡而被埋藏着，一旦激发，大上海的活力是那么地惊人，那么地充满希望，用一位北京人的话说，“现在我们才看到上海‘人气’十足。”上海人用回荡在空中的电波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如果说浦东开发和经济腾飞使上海的经济形象重新变得明亮起来的话，那么东方电台的开播，使上海的精神形象和文化形象一跃而为中国之先。虽然这是本该属于上海的形象，但我们依然为这迟到的辉煌而欢欣鼓舞。

让我们说说“夜鹰热线”吧。

东方台刚开播时，在全天候的节目中，唯有一档节目“轮空”，那就是“夜鹰热线”。每天晚上十点，当人们支起耳朵准备领受节目主持人王玮淳厚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时，却不断听到另一个声音在向你复述：“主持人王玮因刚刚动过手术，目前还未康复，在此请各位听众原谅。王玮表示，将尽快与听众见面。”然后便是一个半小时没完没了的音乐。王玮的“千呼万唤始出来”不但让听众对他的身体状况极表关切，同时也增加了对他的神秘感。人们对他在美国电视连续剧《夜鹰热线》中为男主角杰克·基连的配音印象太深了，在那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中，男主角杰克·基连是一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他以其超凡的智慧、卓越的口才、迷人的气质赢得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厚爱，而正是王玮把这位形象气质俱佳的男主持声情并茂地带到了中国观众面前，所以爱屋及乌，听众们对王玮寄予厚望也就不足为怪了。人们几乎是在翘首等待一位中国的杰克

夜鹰热线

·基连出现。

直至11月5日,王玮才撑着尚未康复的病体坐到了东方电台的直播室。夜空中,一个金属般的声音在回荡:“东方广播电台,夜鹰热线节目主持人王玮在792千赫为你播音……”于是听众们重又支起耳朵并拿起听筒,他们倾听、倾诉;娓娓道来,侃侃谈来,夜空中,一座座联结心与心的桥梁架了起来。

当雪片般的听众来信向节目组涌来,几乎使我们无法招架时,我清晰地看到:多少颗心,荒芜得如野草疯长,干旱得如焦土龟裂,它们盼望着能有花开,盼望着雷雨的日子。阳光填不满物欲横流的世界,真情沦陷于欺诈和虚伪的泥沼,归家的路只迷蒙在肯尼基忧郁的萨克斯管中,所有的十字路口都亮起赫然刺目的红灯。人们多么期盼远方有心脏般鲜活跃动的温暖的灯光!于是,热线让人们在雾茫茫雨蒙蒙雪纷纷的夜晚,有了倾诉的场地和机会,让寂寞的心如同鸟一样,有了哪怕干枯却可以落栖歇息一下的枝条。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啊!正因其送炭,才越发显示出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来。

.....

当笔者坐在电脑前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夜鹰热线”已经开播两年了。这期间,在“夜鹰热线”的幕前幕后,发生了多少感人的事情呢?无形的电波,牵扯出几多辛酸、几多无奈、几多惆怅、几多感慨呢?作为“夜鹰热线”的编辑,我坐在王玮身旁,站在王玮身后,亲眼目睹和亲身参与了一段段故事。当我们走入人们的生活,走入人们的心灵,读到一个个酸甜苦辣

王玮和“夜鹰迷”

的人生故事，看到一个个非同一般的心理世界，不由得深切地感觉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太需要提供宣泄和沟通的渠道了，无论听众把你当作什么——当作心理医生、人生导师、接受忏悔的牧师、善解人意的朋友、崇拜的偶像、大众的情人……只要 we 稍稍地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一点耐心、一点关注，只要你有一份诚意、一份善意，他们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咱们的听众，是多么的善良和可爱啊！

我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让广大的读者，通过“夜鹰热线”幕前幕后发生的一切，看看我们所处的世界，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们。我想，读者也许会从中看到他们自己。

我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记下一份难忘的友谊。节目组的同仁们——主持人王玮、另一位编辑学仁、电话编辑张继梅，我们在数不清的日子里共同作战，度过了无数不眠的夜晚，这些文字，将会使我们铭记这段回忆。

此时此刻，“夜鹰热线”熟悉的主题曲《归家》又响起来了，那穿透夜幕的金属般的萨克斯管声音盘旋在上海的夜空。今天是学仁值班。明天夜晚，我又将像平时一样，坐在王玮的摩托车后，一路风尘来到电台，走进直播室，打开一个又一个开关，在夜空中去探寻一个个灵魂。我是多么喜爱这样的夜晚啊——万籁俱寂之时，当《归家》的主题曲重又响起，王玮用深情的语调对听众朋友说：“迅达和我对大家说声晚安！”我们摘下耳机，走出直播室，推开临江的窗户，仰望黛色的苍穹，心头涌过一阵浪潮：“生活是多么有意义啊！”

而此时，王玮总是迫不及待地掏出一支香烟，抽上一口，

夜 鹰 热 线

眼睛凝视着夜空下的黄浦江水，吁出一口长气。我们对视一笑。我知道，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 * *

东方电台开播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东广迷”。那个“迷”劲，决不亚于对围棋、对戏曲、对足球的着迷度，而且人数众多，蔚为壮观。由于笔者每天感受着“东广迷”们的热情，所以一旦静下心来好好回忆，足以写成一本专门的书。而最直接感受到的，自然是听众对“夜鹰热线”、对王伟的迷恋。有一阵子，记者在撰写反映“夜鹰热线”节目的文章时，干脆就诙谐地称这些对“夜鹰热线”节目情有独钟的人们为“王伟迷”、“夜鹰迷”。本章就着重讲述“迷”们的故事。当然，他们之所以会如此着迷，与王伟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是分不开的。

那么，王伟是怎么一个人呢？

王 伟 其 人

初次见到王伟，他给你最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条好汉！虽然一米七六的身材算不上高大，但是他那宽阔饱满的前额，被泛青的络腮胡子围着的线条坚硬的嘴角，从黑边眼镜里透出的咄咄眼神，加上他那副宽肩厚背一敲“梆梆”响的身板，把这些组合起来严严实实往你面前一戳，一股阳刚之气就使你自然而然想到“一条好汉”这四个字。他不像那些瘦叽叽文诌

谄的本土上海人，而是一瞅就让你觉得，“这是北方来的移民。”

说起这“移民史”，王玮倒是有年头了。别看他一口国语说得倍儿棒，可一旦他开起沪语来，也绝对是“正宗正货”。毕竟，他在上海已经有几十个年头了。

不过，当他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上海话说得可不像现在这么溜，于是同学们就自然给了他“外地人”的绰号。开始，王玮并没觉得“外地人”这种称呼有什么特别，可时间一长，他渐渐从同学们的表情和语气中品出了“异味”。终于，当有一天几位同学又用不屑的口吻议论“送格外地人”时，他拍案而起：“我是北京人，不是外地人！”这几位同学并没有因为他是北京人而改变对外地人的态度，于是，王玮就一个对仨，最后用拳头解决了“北京人是不是外地人”的论战。不过，他也付出了代价：不仅鼻青眼肿，还接受了老师赏给他的“五十大板”。

后来，好汉当了兵。

别以为王玮是因为身胚结实才被部队吸纳，他是因其艺术才能才被部队看中的——他当的是文艺兵。那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车轮滚滚》，当文艺兵的王玮第一次尝到了当演员的滋味。不过，他“演”的是一位总共只有一句台词的“小战士”，而就这一句台词，已经是导演抬举他了，毕竟还有许多群众演员刚一进入摄影镜头的取景范围，就被导演吆喝着“牺牲”或“消灭”了，日后影片上银幕，这些“群众演员”除了给银幕留下黑压压的一片，鼻子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后期制作时，王玮因只有一句台词，录完音，他就站在一旁看扮演国民党连

长的战友录“快趴下”三个字。“快趴下!”“快趴下!”……,连续录了十几遍,导演总是不满意。又试了几个人,感觉还是不对。嘿!可别小看这三个字,它既要表现出遇到突袭的慌张,又要表现出身为长官的虚怯,还要加点反面人物的滑稽,吼得“到位”还真不容易。“谁再来试试?”导演有点急了。刚才还跃跃欲试的小战士们此刻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这种“混合感觉”谁找得准?这时,冷不丁听到一句“快趴下”很够味地吼了出来。“嘿!就是这个味。”导演兴奋地一步蹦过来“逮”住了发声音的“小战士”,原来是王玮。“就这么吼!”导演高兴了,如释重负。

也许就从这儿开始吧,王玮与配音结下了不解之缘。1975年的春末,从部队退伍的王玮,进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开始了配音演员的生涯。

第一次为影片《小麦创千斤》配音时,王玮的感觉糟透了。胶片以每秒24格的速度往前滚动,可王玮却不知道在哪儿切入,结果是导演捅一下,他念一段解说词。片子都放完了,他还等着导演捅他已经麻木的肋骨。从此,与其说王玮视配音为事业的追求,不如说视之为人生的挑战。正是凭着这种性格,他在勤学苦练之余,修完了大学声乐和大学中文的课程,也修炼成科影厂的配音“大腕”。在《长城》、《徐悲鸿的画》、《潘天寿的画》、《中国文房四宝》、《森林和我们·绿色世界》等近五百部科教片中留下了他独具特色的声音。

1978年仲夏,王玮跨进了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上海电影译制厂。